中国园林艺术的鉴赏

宋守信

园林艺术与其他艺术有共同之处,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尤其中国园林的艺术风格更是与众不同的。因此欣赏方式必须与这种艺术特点相适应,才能充分领略园林美所具有的感染力。本文着重剖析中国园林艺术的美感形成过程,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欣赏园林艺术的方式方法,并且提出了品评要求。

一、中国园林艺术的特点

中国的园林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国园林一向崇尚自然,即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明代造园家计成在《园冶》中写道“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要求园林达到妙极山水的境界。自然山水式园林表现了中国园林艺术的主要特点。

构成景观的基本要素主要有山石、水体、生物(花草树木及鸟兽虫鱼)、建筑以及文化古迹等。造园家通过“匠心独运”的功夫创造了园林境界,成为艺术作品,形成了供游人欣赏的对象。园林里的景致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首先要辨明主景、伴景和背景。主景是该处园林的代表,起到主导和支配的作用;伴景和背景则分别起陪伴和衬托的作用。此外中国园林还经常利用对景、借景、抑景、隔景、框景、夹景等手法,增强园林艺术的感染力。造园家通过合理的园林布局,把多样的园景展开,划分出若干个景区,各布置若干个景点,分别组成各有意趣和情调的园林空间,处理好总体和局部的关系,就能取得美妙的艺术效果。

中国的园林无论面积大小,都讲究地形的变化,希望有山有水有平地,无论是山水骨架,亭廊构筑或树木配置都力求自然,富于曲折的意趣和含蓄的情调,具有浓厚的艺术感染力。比较完整的园林,为了适应雅俗共赏的要求,除设有欢娱明快的局部,还辟有清幽宁静的去处,除有宏伟壮观的场面,还有精巧玲珑的设施,以使游人产生不同的情感。

中国园林为了创造出含意深远的意境,常应用诗、词、绘画、雕刻等文学艺术进行渲染,对景观的奥妙结合典故进行点题,这也是中国“诗画园”的一大特点。文由景生,景借文传,情景交融,妙趣横生,诗情画意充满其间。

中国园林好像一幅“立体的山水画”或“长轴画卷”,人们可以进行“画中游”。同其它文学、戏剧存在着章回或场幕一样,园林艺术也需要一章章地展开,一幕幕地连贯,既有由起景到结景循序前进的连续性,又有节奏感,给游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常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形容。

二、园林美感的形成

美的境界使人产生美感,园林艺术使游人产生一种快感或叫悦愉感。它属于生理性的,是直觉感受作用于感官神经的结果。同样道理,丑的境界使人们产生厌恶感。美感有一个深化的过程,美的境界作用到人的感官后,通过思维活动,间接传递于中枢神经,达到崇高的理想美境界。这是说美感的阶段性、连续性和它们的统一性。直觉感性的美只有上升到思维理性的美,人们才能认识美的实质。当然,一方面涉及审美对象的不同及造园的艺术水平,另一方面要有审美主体(游人)的艺术修养,知识经验,审美观点及社会影响等的作用,两方面相互结合统一起来,也就真正理解了美的所在。如果一个人缺乏一定的知识积累,审美观点不正确,单凭一时直接快感的刺激,他就不会或不完全正确理解真善美的东西,反而单凭某种趣味的刺激把丑恶的东西接受过来。

美的境界对游人来说,从直觉感受到情感的体验,最后达到丰富的想象通常是瞬间的过程。园林艺术对游人能起到赏心悦目陶冶性情的作用。游人进入美的境界,精神为之振奋,心情感到愉快,这就是一种美的享受,也是一种消遣或休息。游人在园林艺术境界里还能受到高尚品德的熏陶和科学知识的教益,而且锻炼刚毅的意志,激发丰富的情感和培养乐观的心境。

社会主义的园林艺术和人民群众的审美观点都离不开政治标准,从心理上满足人民群众对园林艺术的美感要求,只能是进步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内容,绝不能掺杂落后的,腐朽的,低级趣味的东西。人们在心理上对园林艺术有趋性的本能的和欲求的反应。所谓趋性是一种适应性的行为,人们对于新鲜的事物和清洁的环境存在适应性心理趋势,园林艺术就要据此来很好的满足这种心理要求。人们先天的行为方式一般是本能的心理反应,爱美是人们的一种天性,审美观点和能力则是后天获得的,美感往往成为人们追求的动力。例如好奇心产生惊异感,催促人们去探索,模仿。本能是天生的遗传性所固有的,但客观环境条件可以左右它的方向,在特定的场合有意地启发其自觉性和方向性,则是园林艺术的作用,园林的职能即是为此种作用开辟出广阔的天地,以适应游人的美感心理反应。例如杭州和桂林的山水长久的吸引着大量的游人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欲求是心理活动的要求,例如保存生命,维护健康,参与社会活动,建设美好未来等。欲求心理是属于目标性的满足,这和园林艺术的关系十分重大,如旅游千里去观光稀世名胜,欣赏独特的风景区,登上雄伟奇特的高山等等都使人们心理上得到满足,人们登泰山而观天下,就是这种振奋心境的体现。园林为游人提供了有助健康的环境和接受教育的场地,使人憧憬美好的未来,而投身于现实的奋斗。所以,园林艺术的价值主要是精神生活的内容,是来源于景观的艺术形象所给人们的感受。

三、园林艺术的品评

园林是可以入游的艺术实境,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供人以游览。园林是艺术化了的山水林地,构成被欣赏的客体。园林艺术作品反应着造园家的艺术修养,包含着造园家的才能,这种艺术作品通过各个欣赏环节使广大游人所接受,并受到鉴赏和品评。

赏和鉴,品和评是统一过程的不同环节,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是欣赏主体与客

体之间融合和转化的过程,也是园林艺术再改造向更高阶段发展的过程。当然包括主客体共同提高在内,园林艺术启发和教育了游人,游人又促进和改造了园林,通过多次的反复,园林艺术的独特风格和地方色彩才日趋完美。例如扬州园林已有千年的历史,与一般园林相比别具一格。因为扬州地处长江北岸,自然山水得天独厚,又溶汇中国南北二派的园林艺术,形成中国中部园林的地方风格。扬州园林经过不同时代的连续创造和不断淘洗,留下的艺术作品经过了千锤百炼的严峻考验,即使是现在,也还在不断的游赏品评中前进。所以扬州园林以优美的姿态和绚丽的色彩吸引广大的中外游人而永葆青春活力。

游人众多,趣味不一,对园林艺术的欣赏要求各不相同。造园家的某一创造意图,不一定符合全部游人的口味,这是正常现象。但游人与园林艺术都存在共性与个性的问题,共性是对个性的一般概括,又包含在许多不同的具体个性之中。只要从全局上适应相对整体的欣赏要求,就是正确地处理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关系。事实上,有许多各具特色的园林得到了有口皆碑的广泛好评。例如避暑山庄里的水心榭景点,对古今中外不同身份的游人都能激起情感,都感到是一种美的享受,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虽然园林都由山水建筑和树木等所构成,但在形式上就有古典和现代之分;在内容上有南方和北方之别,维族和汉族的园林建筑格调也是显然不一样。人们对熟悉的东西会感到亲切可爱,对陌生的东西会感到新奇或不习惯。决定千差万别欣赏者观点的因素很复杂,园林艺术应立足于人民大众。游人通过欣赏品评从被动转向主动,园林艺术就得到一次再创造的机会。这就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

对园林艺术的深入品评还要从构思和布局,形式和内容,境界和手法,风格和流派,传统性和时代性等园林美感成因的多方面去探究。总之,高超的园林艺术境界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和浓厚的感染力,起到清新耳目和激人思发的作用,这是品评的首要依据。富于时代感的园林,内容和形式有所创新,形成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新特色也是社会主义园林的必然方向,这一点广州园林做的比较突出。他们把优秀的民族传统和地方的特殊形式很好结合,值得园林艺术界高度重视。

四、赏景的基本条件及方式

游人在体验园林美的时候,园林艺术的感染力能否充分发挥而被游人全部体验,即由美感直觉到审美情感,是有条件的。

游人赏景的能动性景观结构的美感性相结合则是基本条件。游人赏景的能动性包括游人的文化水平,艺术修养,知识积累,游赏经验,这些内容构成了不同人的欣赏能力;游人赏景的标准,审美观点,赏景代价,这些内容构成了不同的欣赏态度。有了欣赏力还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欣赏态度,这样的游人才可能动地领略景观对象所具有的全部性能。

只有园林设计者的“匠心”,没有园景欣赏者的“游心”,或赏景者不肯付出应有的代价是无法谈到品评问题的。美的感染力是景观境界本身的生命力所在,是风景赖以生存的基础,感染力强才能召唤游人。风景虽美,如果无心游赏,或者观点不正确,园林艺术就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赏景半途而废,或者身到心不到,都不能欣赏到园林艺术的味道。所以,园林作为客观条件,游人作为主观条件,两者必须真正结合起来才能成功。

园林艺术怎样才能为游人所全部接受,其中还有一个欣赏的方式方法问题。园林布局是按一定的形式安排的,其结构是井井有条的。游人通过观赏点、线、面和角度,在走走停停中和看看想想中欣赏完结。

静观与动观是二种不同的赏景方式,但二者又是交互结合在一起的。静观是游人停在一处观赏点上观赏周围对景,是以观赏点为轴心放射状透视线触及每个景物的一面。其空间是有限的,游人只在一个视点上转动,人静景静,视线停留时间长,详细品赏优美风景的意趣;动观是游人在行动中赏景,观赏点随着人的移动而连续不断的变化,往往以某个重点景物为中心环绕或连贯前进,视线可以触及景物的多面,并且随着不断前进,出现“步移景异”,多景先后出现的场面。动观视线是多变的,空间是无限的,人动景异,视线停留时间短,可以概括欣赏宏观境界的壮美势态。但是作为一处园林可以静观为主,如小园或闭锁空间视点相对多于路线;另外一处园林可以动观为主,如大园或开阔空间,路线相对多于视点。就某一处园林动观与静观也不是绝对的,游人必须行与停,缺一不可,动观与静观相互交替使用,行中有停,停中又行,只不过是所用时间不等,注意力不同而已。有的园林还特意安排了静区和闹区,这是指境界的情调差异而言。

赏景顺序是和观赏路线(或园路)大体一致的。观赏路线的安排是和该处园林的章法结构相吻合,总是以起景开始,几经转折逐渐显露主景而达到高潮,再由高潮转向各种类型游人向往的不同景区,尽情游赏,最后在结景处回味游兴。观赏路线有粗略的线路,供时间少的游人概括欣赏,有萦回的线路供时间多的人细细品赏。观赏路线与通行道路不同,它是经过艺术加工特殊布置起来的引导游人动观的路线。例如加深层次的隔景处理,指示性的障景处理,诱导性的夹景门景处理,藏景法的抑景处理,丰富景观的对景、借景处理等等都能使观赏路线产生变化,一路境域不同,达到百看不厌的目的。观赏路线虽然密布园中,但和景区景点构成境界相一致,这就是连续感和节奏性协调的好,除了各景区景点之间的格调、地位和均衡关系构成各具特点的统一体之外,还要在转换和过渡上进行艺术加工。例如在观赏路线的关节部位用景墙月门、树木假山、空廊曲桥等处理,使连续感和节奏感同时奏效。当然利用开合、明暗、起伏等处理都可在连续中产生节奏感觉。

观赏角度和欣赏效果也有很大关系,景物或空间境界都存在一个最佳观赏面或最适宜的观赏角度。最佳观赏面和观赏角度与观赏点有关,游人赏景的位置和距离是否能达到最好的观赏效果,这是游人必须掌握的重要问题。首先,观赏点必须透视最佳观赏面,而且观赏角度最好控制在垂视角 $20^{\circ}\sim 30^{\circ}$ 以内,水平视角 $45^{\circ}\sim 50^{\circ}$ 以内。这种最佳视域范围是和正常人的视力相一致的,如果把眼睛的余光计算起来则视域范围达到 $130^{\circ}\times 160^{\circ}$,可是这不是观赏角度要求的最佳范围。对于景物体量的大小和视角的关系,如果视角一定是最佳的,则景物体量和视距成正比,景物小则须就近处观赏,景物高大则须在远距离观赏,不然就会迫使头部上下移动或看不清楚。水平视角不适也可迫使头部左右移动,但主要还是垂视角不能造成游人疲乏感。垂视角在最佳范围之外还有适宜范围,这样就给境域的安排和空间环境条件留有余地。例如当水平视距是景物高的二倍时,其垂视角是 26.5° ,观赏效果当然很理想。当水平视距是景物高的3倍到7倍时,垂视角则由 18° 降至 8° ,这在一般园林里观赏效果是较好的。有的景物必在一

定的观赏点欣赏才形象逼真,换个观赏点则形象就变了例子很多。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说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园林赏景要求达到一定的深度。赏景深度,在平面布局上善于探索藏景的奥妙,景愈藏愈显深远,当经过几番曲折再看到它时,则其幽深境意及感染程度大增。空间感强烈的园林境界也像绘画一样讲究三度空间,而且近、中、远景都可入游,这样才能体会到“四面荷花三面柳,半潭秋水一房山”的画境真意。当然曲折回环,园中有园更说明需要观赏的深度。深度在垂直方向上参差错落其美感更不一般,如登高远眺,洞底探幽是别具风味的。天关谷底,涧道盘行,绿潭倒影,绝崖苍松,这是说高差悬殊的境界,以及深邃幽奥,还是讲深度。当游人不怕劳累真正游到深处或险处也才真正体验到惊险紧张过后所带来的轻松愉快的美感。赏景深度还有更重要的一面是对意境的体会,意境是思维的深度,能产生极深刻的印象和回忆。例如游八达岭长城会激起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游莫愁湖会联想莫愁女纯洁善良的故事,扬州瘦西湖吹台四面入画、画中有画,人在其中如入仙境,达到情景交融的深度,这样才能对园林艺术进行品评、比较。

社会实践证明,园林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生活伴侣。造园家通过园林艺术把自然美和人为美奉献游人,欣赏者置身于园林艺术之中,从而得到美的感染和享受,体验到大自然力量和人类智慧之所在,激发起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和人民的情感。

参 考 文 献

- 〔1〕明代计成(无否):1975。园冶,城市建设出版社。
- 〔2〕汪菊渊:1980。中国古代园林史纲要,北京林学院园林系。
- 〔3〕孙筱祥:1981。园林艺术及规划设计,北京林学院园林系。
- 〔4〕陈从周:1982。园林谈丛,上海文化出版社。
- 〔5〕丁 枫:1981。美学浅谈,辽宁人民出版社。
- 〔6〕池田二郎(日本):1967。现代造园,农业图书株式会社。
- 〔7〕广州园林学会:广州园林,(1)~(21)。
- 〔8〕谢凝高:1981。光明日报,我国风景区景观特色漫谈。

THE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ong Shouxing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sed the process of awakening aesthetic feeling towards Chinese landscape ar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ructures in landscape appreciation and suggested the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